

日本帝国衰亡史

1936
—
1945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John Toland

[美] 约翰·托兰 著

郭伟强 译

| 4 |

投降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日本帝国衰亡史 1936 — 1945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John Toland

[美]约翰·托兰 — 著

郭伟强 — 译

141
投
降





4

投降

总目录

141
投
降

131
决
一
死
战

121
短
兵
相
接

111
乌
云
压
顶

目录

第25章 绝好机会	865
第26章 火刚熄灭的地狱	907
第27章 江户之花	952
第28章 最后一次出击	970
第29章 铁台风	1002
第30章 散兵游勇	1038
第31章 寻求和平	1056
第32章 艰难决定	1084
第33章 广 岛	1113
第34章 ……以及长崎	1136
第35章 忍	1164
第36章 宫廷叛乱	1190
第37章 鹤 声	1220
尾 声	1253

第 25 章

绝好机会

一

在中国和缅甸的战争还在进行着，相对说来，没有怎么被宣传。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各方——不止双方——以及亿万卷入这一动乱的老百姓来说都是失望而悲惨的。这场战争在广阔的地域进行，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地理上，都是一场噩梦。

1942 年年初，英国人耻辱地被逐出缅甸，他们想要打回去的尝试，成效有限；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日占区的袭击同样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到 1944 年年底，贪得无厌的野心使日本人在缅甸陷于灾难之中。他们梦想在钱德拉·鲍斯的印度国民军的帮助下，颠覆英帝国主义基础不牢靠的印度。第一块跳板就是缅甸边境以西 50 英里的战略重镇英帕尔。它是通向印度的大门，而且占领该市具有不可估量的宣传价值，对所有的反帝国主义者也是一个鼓舞。

许多个月以来，奉命在缅甸采取守势的日军司令部一直请求侵入印度。这些请求，连同钱德拉·鲍斯的请求，终于受到重视；1944 年年初，大本营命令第十五军包围“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的重要地区”。第十五军军长牟田口廉也中将认为，占领英帕尔是深入入侵印度的一系列攻略中的第一环。他的这种看法是他的敌人奥德·查尔斯·温盖特准将造成的。温盖特是个救世主式的人物，他部下的“清德”（缅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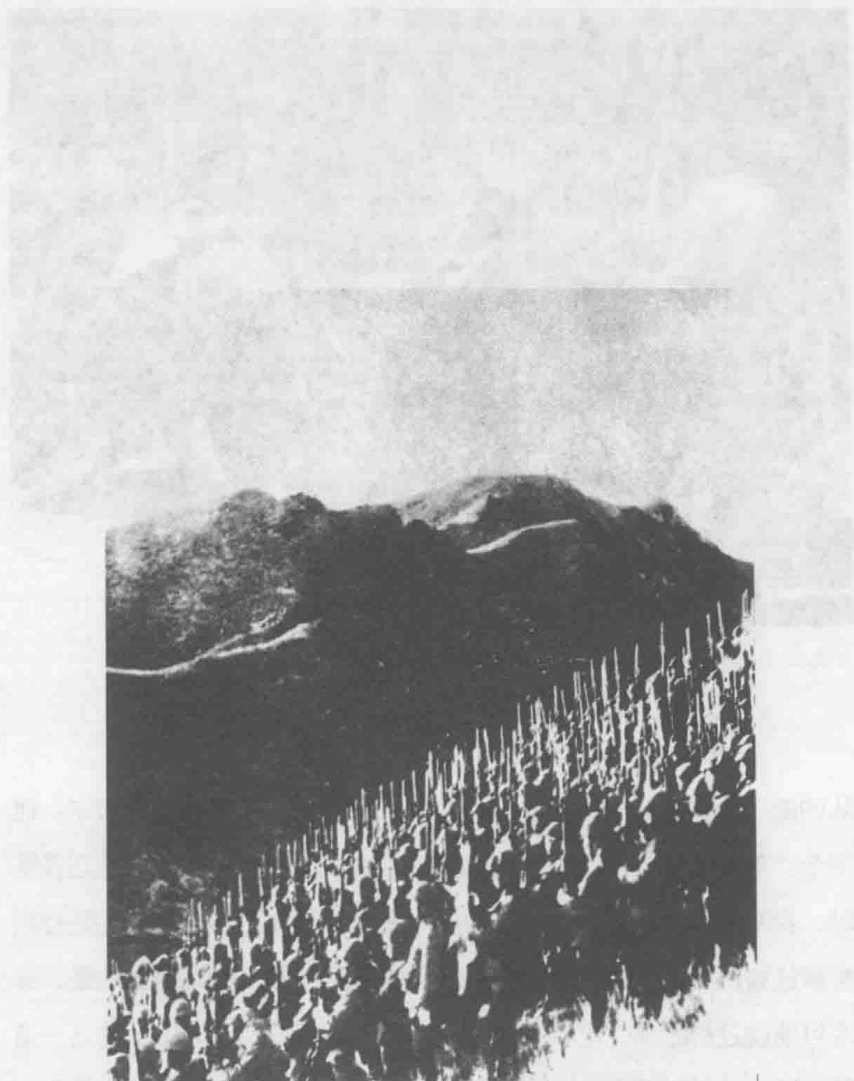
语“狮子”)一直在敌后很远的地方不断以非正统的作战方式骚扰在缅甸的日军指挥官们。虽然牟田口先前曾反对入侵印度的计划,但温盖特的袭击使他动了心。如果一个英国人能把部队带进深山老林,那么他也能,而且还能带更多的部队。然而,率领一批根据这种地形受过专门训练的游击队是一回事,率领一整军人马却是另一回事。

牟田口的作战参谋片仓衷大佐认识到了这些障碍:要跨越湍急的大川和坎坷的大山;另外,在后勤工作方面,第十五军目前缺乏粮食、弹药和药品,没有为进行如此长期而艰苦的战斗做好准备。片仓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他的顾虑——自“二二六”事件因反对叛军在脖子上挨了一枪以来,他讲话一直直截了当——但牟田口却不听劝告,不肯更改计划。

1944年3月8日,日军三个加强师团和鲍斯的印度国民军一个师——共15.5万人——渡过钦敦江,越过分隔两国的大山。鲍斯的士兵踏上印度的土地后,便跪下来亲吻故乡。他们高喊着“印度胜利!印度胜利!”朝英帕尔北面80英里英军供应线上的城市科希马推进。他们拟从科希马南下,攻打英帕尔。第三十一师团拿下科希马后也跟了上来。日军另外两个师团则直捣英帕尔。

英印第十四军军长,远东最干练的地面指挥官威廉·斯利姆曾推测,牟田口将进攻英帕尔——也许还有一个旅团转移至科希马——并以“相当悠然自得的心情”坐等战斗到来。他的计划是让日军前进至英帕尔平原边缘,在日军“向我严阵以待的阵地发动攻击时,全力反攻,一举歼灭之”。

他后来写道,当他得悉敌人——用两个师团的兵力——进攻科希马时,“我心灰意冷了”。这不但危及一个军事重镇,而且还威胁他军



日本第十五军在缅甸边境



1944年3—7月，英帕尔-科希马战役中英军的三英寸迫击炮

队的唯一的供应基地和科希马西北约 30 英里的铁路终点迪马布尔。他下令立刻增援。“当我努力纠正我的错误并用铁路和飞机火速运送援军时，我知道一切都取决于前面的部队是否顶得住。如果他们能坚持到援军赶到，一切都好办；否则我们就要惨败。”斯利姆最害怕的是，日军可能绕过科希马，沿铁路前进。于是，他便在科希马山上建立一道紧急防线，封锁通向迪马布尔的公路。他从当地治安部队“凑了”一些人，500 名病号也被武装起来送上前线。

然而，第三十一师团长佐藤幸德中将却让全部军队进攻科希马，守军顽强抵抗——他们被逼到一座山上，只剩印度国民军向南进攻英帕尔。在该市以西和以南的陡坡上，日军另外的两个师团已在构筑强



1944年3—7月，英帕尔—科希马战役中行军的M3 Lee坦克

大的土木地堡体系，准备发起联合进攻。

4月18日，印军司令报告了使人难以相信的消息：通向英帕尔的道路只有轻兵防守，他的先头部队离城已“只有一箭之遥”。胜利就在眼前：鲍斯已带了大量新钞票准备发行。但他的美梦却破灭了，因为佐藤觉得自己在科希马遇到的抵抗是他所没料到的，因此拒绝到英帕尔去，相反，还武断地下令让部队准备返回缅甸；他曾得到口头允诺（这并不是真的叫他执行的），如果到4月中旬他仍得不到粮食和弹药的补充，他可以撤退。

鲍斯愤怒万分——如果佐藤不支持他的先头部队，印度国民军绝不可能突入英帕尔。他确信这是日本第十五军的阴谋，并指责日本人

故意不让印度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取得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胜利。牟田口对佐藤也怒不可遏（并解除他的师团长职务），但不管怎样解释，鲍斯还是不满意。

在英帕尔的日军已准备攻城，并要求鲍斯在天皇寿辰那天发表一篇广播演说，把英帕尔作为献给天皇的寿礼。鲍斯觉得受到了侮辱。他此时改变了态度，除非由印度国民军担任先锋，他反对对印度的任何入侵。他的理由是，印军的出现可以触发全国起义，而日军侵入只会把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推到英国一边。

这场争论给斯利姆将军带来了双重好处：敌人发生分裂，又为他用铁路和空运向英帕尔地区增派大量援军争取了时间。日军分六路向该市集中，但每一路都被得到强大空中支援的守军挡住。消耗战一周又一周地拖下去，不见分晓。日军两个师团长都相信，要攻下英帕尔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师团长甚至还没有得到命令就开始撤军。

陆军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在杉田大佐和其他参谋人员陪同下到前线视察调查，他们回到东京后向东条提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帝国作战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甚微。”

东条斥责秦散布失败主义。首相曾指望靠这场“U号行动”的成功来转移公众对太平洋马绍尔群岛惊人损失的注意力。东条失望透顶，他的讽刺言论似乎也是影射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的（三笠宫正坐在秦的对面），使得室内气氛变得极为冷淡。秦一言不发。“我若是秦，”种村大佐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就会摘下参谋肩章，揍他一顿。”

6月5日，牟田口会见他的上级、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将军。牟田口已经不得不解除手下全部三个师团长的职务——这在日本陆军史上是前所未闻的（一人是因为不称职，一人是因为患病，第三

人是因为拒绝执行命令)。此时他正要宣布说停止“U号行动”的时间已到，这句话已到了嘴边。但他却不能开这个口。“我那时希望，”牟田口后来回忆道，“河边将军能在沉默中看出我的心事。”

然而，河边却没有看出他的心事。“钱德拉·鲍斯的命运既是他的也是我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以，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帮助牟田口。我不断对自己这样说。”

会见后的第一天，在进行了64天某种程度上可以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后，英军夺回了科希马。虽然一支由日本人和印度人混合组成的部队仍占领着通向英帕尔的道路，但不到两个星期，英国人就突破过去开始支援在英帕尔苦战的友军。

雨季的到来使牟田口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暴雨不止，冲毁了返回缅甸的丛林羊肠小道。三个师团中只有一个师团带有足够的粮食；其他两个师团不得不靠吃草、土豆、蜗牛、蜥蜴和蛇等维生，总之，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包括猴子在内。

牟田口仍不敢向河边直接开口请求允许他撤退，但他却拐弯抹角地差不多把话说了出来。“如果停止作战行动，我军可以采取守势，”他写信说，“把军队撤至钦敦江右岸高地，通过茂叻西北的高地到铁定地区是可取的。”

河边的答复似乎是不妥协的：他希望第十五军能“热情地”执行任务，更奋勇地作战。然而，他的高级参谋已前往马尼拉，请求寺内元帅下令停止这个行动。寺内同意，但命令直至7月9日才到达牟田口那里。四天后，日军开始向钦敦江撤退。在倾盆大雨下翻山越岭的长途行军中，官兵们为了争夺食物而打架。数以千计的病号和伤员掉队，用手榴弹自杀。小路成了泥浆的海洋，摔倒下去，就会埋掉半截

身子；那些有气无力地挣扎出来的人，鞋子已没有了。到处是扔掉的轻机枪、步枪、钢盔、防毒面具——一切用不着的东西。幸存者完全是靠意志力的推动活下去：他们拄着临时拣来的拐杖，一拐一拐地前进；坚持了一天行军后，大家挤在一起想睡一觉，但因大雨倾盆又很难睡着。许多人因为衰弱得无力把头抬到不断高涨的积水上面而淹死，而他们的目标钦敦江在江水猛涨时又夺走了他们几百人的生命。

总共死去 6.5 万人——是瓜达卡纳尔死去人数的两倍半多，同在莱特岛死去的人数差不多。牟田口、他的参谋长及其他高级参谋人员被撤职，河边及其参谋长也被撤了职。司令部的大改组以及第十五军的覆灭使驻缅甸的所有部队都受到影响，到年底时，日本的统治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

在中国，对那个有多方参加的盘根错节的战争，人人都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华东，日本人虽然已征服了大片土地，但却仍然毫无办法最终解决在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国家中打了不少日子的痛苦的战争。尽管他们占领一个又一个重要城市，但好像是在沙地上挖地道，不管用；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在日本军队开走后就无法巩固胜利。日本人占领了沿海、江河、铁路和公路，但在其间的广阔地区，中国人自己之间却在进行另一场斗争。蒋介石为了争夺控制权，正在同毛泽东的军队打仗；军阀则谁胜就站到谁那一边。

中国问题造成各方之间的不和。驻华全体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



在缅甸骑着大象的日军

威（“醋性子乔”）陆军中将不断与在美国志愿部队飞虎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十四航空队司令“老皮革脸”陈纳德发生争执。他们争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史迪威讥讽为“花生米”的那个人——蒋介石——所采取的政策上面。史迪威在给华盛顿的一系列辱骂性的电报中指责说，美国给中国的援助被国民党罪恶地浪费掉了；另外，国民党的军队尽量不用这批物资去抗击日本人，因为“花生米”一心要把人力物力节省下来在战后与毛泽东对抗。

这个说法基本上是真实的。自从第二次开罗会议以来，由于蒋介石觉得罗斯福在丘吉尔的影响下出卖了他的重大利益，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消极抗日。在某些地区，国民党与日本人之间实际上停战已有两年多。例如，在湖北的一个空军基地，中国军官为其拒绝射击路过的日机做辩护，竟借口说，如果向日机开火，“日本人就会发怒，必然要报复，回来轰炸城市，造成巨大破坏”。蒋介石的另一个军官说，中国人没有必要“对日本人发动进攻，因为美国很快就会包围日本，那时日军就会不战而退，所以，还是置之不理好，照现在这样融洽相处”。

虽然史迪威的愤怒是有理由的，但他却不能理解，国民党军队牵制了将近 100 万日军，否则，日本有可能利用这支百万大军去攻打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他们付出的代价实际上高于从租借法案得到的援助。因此，蒋介石不但对史迪威的态度感到恼火，而且觉得史迪威上了美国共产党宣传的当。美国共产党的宣传把蒋委员长描述成法西斯分子，称毛泽东为一个农村改革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史迪威错误地认为，如果把共产党的部队交给他‘史迪威’指挥，共产党就会听从他的命令，全心全意打日本人，”蒋介石写道，“他向我保证，政

府可放心地按国军待遇重新武装共产党部队，把他们从政府封锁的地区放出来同日本人作战。此外，他指出，政府也可以把因执行封锁任务而无法调动的军队调出来，重新部署，对付共同的敌人……史迪威此后与我的分歧完全是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阴谋所致。它几乎使中美两国在中缅战区的军事合作瓦解。”

陈纳德同意蒋介石这种评价，同时也同意这种说法，即史迪威在缅甸硬充好汉，花的时间太多。在那里，他会端着步枪，一进丛林就几个星期不见人影。此时，这两个美军司令几乎到了彼此连话都不说的地步。“醋性子乔”坚决主张地面战斗，认为陈纳德提出这场战争要在中国的空中进行的想法是荒唐可笑的。战争一向都要在地面上才能打赢。两人接连数月一直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给养问题上争吵不休。陈纳德怀着不满的心情亲自写信给罗斯福，抱怨没有得到曾答应给他的东西；尽管如此，他的B-24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日本海上运输线和陆上交通线进行了有效的轰炸，是中国战线唯一有成绩的方面。

与史迪威一样，罗斯福对国民党人也不耐烦起来，虽然程度略轻；他主要关心的也是缅甸。1944年年初，他敦促蒋介石与史迪威发动大规模进攻，渡过萨尔温江，打进缅甸。蒋介石对于把这样一个战役列为重点提出疑问，他更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不情愿态度使罗斯福更加强烈地要求采取行动——但仍无结果。就罗斯福而言，牟田口越过印缅边界进兵英帕尔一举，使争论告终。4月3日，他致电蒋介石，含蓄地威胁他，除非国民党军队在不久的将来沿滇缅公路打进缅甸，否则他就要停止租借法案援助：

……据我观察，贵方第七十一军火速前进攻占腾冲—龙